

論語
語
解

上

紅印

八十一
五

口 12
1678
/



門 七 12
1678
卷 1



論語据解序自何處而
在昔孔子既没而七十子散
之四方源同派分孟荀已異
其所見下至漢魏諸儒之說
紛紛出焉雖有大同小異而
未嘗有如黑白者也數千歲
之後有闕洛之說一洗千古



論語据解序

別為一家語性說天雖主孟子而謂繼千歲不傳之統亦未知其能泝洙泗之源乎否我邦亦近有二三家勉排程朱稱之復古亦各異其說嗚呼聖人之道豈如是多岐哉又後死之者自何道而行哉

非唯為聖經之深奧而古言之難解也此德卿之所以有此舉也德卿於論語拆衷諸家取舍成編命之謂論語摛解蓋非信道之深講學之厚則何及於此邪謁予問序予深嘉其螢窻之勤也自忘固

陋遂為之序云

安永二年癸巳正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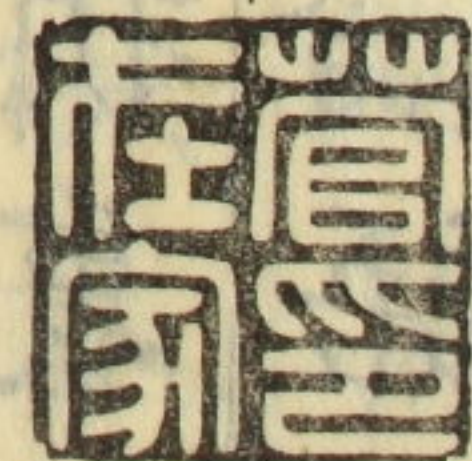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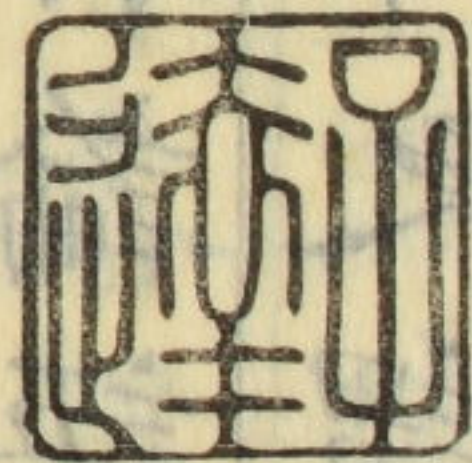
補蓋權中納言菅原在家

家不舎也

其舉也

其舉也

非也



論語据解卷之上

子曰君子不器 大藏少輔兼相摸守隱岐廣福 著

命之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學者學禮也習者習禮也禮者人之本而不學而

習之則難以儀矣學以為常則其節文儀則皆若

自然也豈不自悅哉蓋孔子之道先王之道也先

王制禮者所以正人倫秩尊卑而治國安民之道

所由立也。然仁與義在於心上不可學而習者也。唯言學習者其指禮可見。孔子嘗告伯魚曰：不學禮無以立。聖人以教子之道而教人，此乃所以欲使人學立其本也。有朋自遠方來者，蓋成學之效也。學以成德，有之乎？已而及乎人，豈不自樂哉？人不知者，人之不已知也。人不知而不愠，乃君子知命之效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不威則不固。一此句學則不固一此句又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勿憚改。

重，厚重威，威嚴也。言君子不厚重則不威嚴也。固，執滯也。言人學則知義理，故涉事無所執滯也。以忠信為主，則重且威也。等己之謂友，不如己者指小人而言也。言君子友小人則失其儀刑，必不威重。故誠之耳。此二句係上一意也。過而憚改，即不學執滯之失也。故深誠之此一句係次一意也。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所謂父之道，存其志行者也。父在子不得行父之

事只當觀父之志耳。父沒既行其事，必當觀父之
 行也。夫能如是，則足以續父之道也。雖然，既及三
 年而終其喪事，多改作，於是善續其道而無之，改
 則終身守之，可知是謂盡孝矣。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
 而好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
 往而知來者也。
 告往知來，稱子貢之敏悟，聞一知二之類耳。往來

二字不得深泥也。

為政第二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三百者，篇之大數也。蔽猶當也。思無邪，魯頌駟篇
 之辭，思謂詩人之思，邪如奇衰之衰，謂務奇巧也。
 蓋在心為思，發言為詩。古者人心質樸，七情感物，
 詩以咏之，莫非自然也。故孔子言詩人之心，取諸
 思無邪。凡三百之義，唯斯一言可以蔽之也。朱注
 不是。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道音導政謂法令也齊一之也免者免刑也言導
 民以法令其不從者以刑一之則民唯刑之免而
 無恥不善也格諸注或訓正或訓至或為有苗格
 之格皆不得解蓋格之言革也廣韻格變革也言
 導民以德一之以禮則不善者有所恥而革其心
 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

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
 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御侍也曲禮曰御食於君即侍食也論衡曰且問
 孝者非一皆有御者對懿子言但不心服臆冑故
 告樊遲朱氏解御曰為夫子御車則使一座之說
 為行路之談真可笑也此章夫子慮懿子未達無
 違之意而不能問故告樊遲以發之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疾非謂疾病也禮緇衣邇臣不疾注猶非也言父

毋唯憂其子為人所非毀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廋哉。

以與也言視其所與為友者何人也此視友而知其人友在外易見故曰視也由謂由道也言觀其所由何道也道者非觀其行事則難以見故曰觀也朱氏曰觀比視為詳矣安謂心之所安也言察其心所安何如也友與行事皆在外者心在內而尤難見者故曰察也朱氏曰察則又加詳矣焉何

也廋匿也言以上三者見人則人之賢否善惡終不可匿也重言著明之也。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温尋也故者凡先世所傳者皆謂之故如故事故實典故之故也新者革故之謂也蓋世之沿革事變無窮唯温故而知新者獨通古今之變而能知此要之如孔子見三代損益雖百世可知是也世有斯人足以為人師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攻專治也。凡非道藝者，謂之異端也。醫術卜筮等，自三代而有之。又雖君子所涉，專攻則有妨於道藝矣。宋儒以楊墨佛老而解異端，然孔子之時，豈有此哉。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也。奚其為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書周書君陳篇，包注：孝乎惟孝，為句，乃曰：美孝之辭。朱注書云：孝乎為句，解曰：書之言孝如此也。解句不

婉視之，包注：妍醜可見也。按書今本無孝乎二字。

朱注：孟據此解耳。然包咸所見，必有此二字矣。晉書夏候湛傳：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

可證。包注也。此章孔子引書自明其意。善兄弟曰友，乃孝之所及也。孝友之道，可施於有政，即與為

政無異也。何必在位，乃為為政乎？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非其鬼，非其祖考也。諂，余廡切。過恭也。言祭者主恭敬，然非其祖考而祭，如祖考乃過恭也。曲禮曰：

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陳注曰淫
過也以過事神神弗享也故無福亦增恭義也朱
氏曰諂求媚謂其所以諂也義人之所宜為也言
見其宜為而不為者其心懦而無勇也

八佾第三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
言詩已矣

說文繪呼外切會五采繡也素謂素絲言繪事先

作繡文而後以素絲點絢分明其彩理也文選曰
如彼錦纈列素黝絢亦可證也詩云素以為絢夫
子取諸績事解其詩意言如人有倩助之美而文
飾以成其好也諸注解繪為繪畫恐不是也朱注
曰後素後於素也特為不通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
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按禮運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
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

得乾坤焉。以此觀之。吾能言之。二之字。訓往屬下。亦通然。文意小異。不可強合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別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鬱鬯。論衡曰。周成王之時。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艸又曰。暢艸獻於倭。珍物產於中遠幽遠之地。未可言無奇人也。然成王當我地神之世。而祭祀始于神代。則異邦求之。我理當然矣。夫艸木之瑞。

雖王者德至於地。所生而亦非天地秀靈所鍾。矣。產茲異艸哉。雖無所替於史冊。異邦稱之如此。則足以知我神代之盛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或人。孟魯人也。禘者。王者之大祭。孔子所不與也。故以不知答之。孟王者之事。不可與魯。故以於天下為言也。言知其說者。於天下之事。其易知。如示。

此也指其掌孔子言此而自指其掌也據徂徠解
 祭如在為古禮經文祭神如神在為禘者之言是
 說得之故從之也蓋禘之說孔子不肯言之故引
 古禮之文明其易知則其於天下如指掌者唯在
 祭如在而已矣然魯逆祀失如在之誠久矣吾不
 與祭者正就魯而言此明夫子不得其位不能以
 正此禮也如不祭者歎魯逆祀固於不祀也此因
 或人之問言及于此再言子曰上有經傳之語故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

禮

此時告朔之禮僅存於餼羊而已若去之則禮全
 廢矣孔子所愛非但愛禮之廢亦思由此而復也
 其心深哉此文蓋孔子秉政之時子貢議此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此孔子言當時之事也諸注以為孔子之事非矣
 若孔子之事豈自曰盡禮乎蓋此時君臣無禮見
 其盡禮者反為諂故發此歎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

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大師魯樂官之長。即師摯也。樂其可知。言其聞可
知也。翕如。謂樂始起也。從讀曰縱。謂放縱其五音
也。純如。和諧也。皦如。謂五音明也。繹如。謂五音絡
繹然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樂始於翕如。而
成於三者也。孔子語樂。蓋原先王所制之法也。樂
者音為本。故聽聲以知其宮商。以變則樂之始終
無不可知。故首曰樂其可知也。時師摯不失古樂
之正。可與言樂者也。朱注曰。孔子教之非矣。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里者五家曰隣。五隣曰里。皆人所居也。上仁指
人言。下仁以行言也。言里有仁者為美。然雖擇里
而居之。已不處仁行之。猶不得知於隣里之間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謂周道也。凡道由人興。故聞道云者。聞人之興
道也。意者此一章。孔子老後為魯有禱而發也。言
若魯有明君能興周道。吾朝聞斯道。夕死無遺恨。

也。蓋此時周室衰而文武之道寥寥無聞焉。始孔子仕魯有意興周道於魯。嘗歎曰：嗚呼！衰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又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而有志焉。孔子為魯思而不措，以此二語可見。且魯周公之國，孔子嘗言其可一變至道，則其急於魯不亦宜乎？而魯君終不能用孔子，也不狃之叛也。孔子欲往，曰：如用我，其為東周乎？此時猶有此志，至其衰老不復夢見周公，則壯年之志至是已矣。朝夕不相及，歎老之常也。

故當此時而發斯言，愈可見其歎老之切，思道之急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在上者成德為懷，在下者安土為懷。治人者以刑為懷，治於人者以惠為懷。即君子小人之分也。或說以懷刑為儀刑典刑之刑，非矣。若夫儀刑典刑，君子日用何置之於懷哉？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男子生世固當有四方之事，或負笈千里，或載質

他邦如此當以顯父母此為人子者所不可已也
苟辭膝下何問遠近乎故不遠遊者蓋誠無故而
闕父母之養者耳遊必有方者方讀為道非謂所
遊之方也如親老家貧而後仕右之道也此非謾
遊故曰遊必有方也

公治長第五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守說
斯指仕而言開自忖已其材必不見用於時故於
仕未能決為然也韓愈曰子說者善其能忖已知

時變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也與子路聞
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子路好勇故夫子假設云爾子路不解夫子假設
意喜其言與己共行也鄭玄曰無所取材言無所
取於桴材也蓋子路有濟物之志而無濟物之材
故戲之耳材字諸注為裁度之裁然此章既假設
之言則不着取桴材之優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

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論衡作吾與汝俱不如也據朱氏解與訓許蓋是

煥孔子之弗如曲為之解也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

晝寢者韓愈曰晝當為畫字之誤也今據此解寢為內堂也愚意此時蓋有譏宰予以雕畫內寢者下文孔子為解之也朽墁也謂墻壁之飾夫彫朽

木墁糞牆皆不可為之事此二句蓋時諺孔子引之以喻時人也言內寢非當彫畫者設為之終無所用何異夫彫朽木墁糞牆哉此宰予所不為也所謂晝寢者時人妄譏之耳孔子不以此責宰予故曰於予與何誅也孔子深知宰予故爾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此一段不連上文故有子曰字其非一日之言可知也蓋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言始吾於人

聽其所言而信其所行自今吾察言而觀行於宰
予改前失也改是者但警策之辭欲使以勵其行
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
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所言即仁者之事而孔子知其行不逮故曰
非汝所及也上章告宰予曰察其言而觀其行於
斯亦可見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

聞。

性與天道夫子所罕言弟子不得聞也宜矣子路
有聞之一段亦子貢之言當連上文言子路嘗有
聞夫子深微之言而亦未之能行唯恐復有聞而
行之不果也唯恐有聞蓋子路嘗有此言故子貢
舉之言子路雖已有聞而不能行之明其與已不
能此歎美夫子之至言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三思程子曰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愚謂若言多慮必有私意之惑再亦不可何哉三思乎此不得其解也此章蓋時人稱文子三思孔子已知文子之行出於不思而破三思之妄也言文子何有三思若能再思則無過舉矣瑯邪代醉編曰人稱文子三思夫子不然之曰再斯可矣蓋曰再且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篡而納賂專權而興兵封植以肥己矣不得其解者乃云三則私意起而反惑若然則中庸所謂思之不得弗措管子

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吳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是說得之故具舉之明此章之意耳

雍也第六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亡之以道而言非言死亡也命謂天命蓋伯牛以德行稱則夫子之道存乎斯人也言天不亡我道斯人必不應有斯疾而乃有之不可復生也亡之者豈非天之所命乎故再言深痛之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策鞭也左傳作抽矢策其馬孟孟之反方其為殿手不執鞭勇有餘也勇而不伐是孔子所以美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馬融曰觚酒器也一外曰爵二外曰觥觥蓋孔子時其制不適當舊制言君而不君則非君臣而不臣則非臣觚而不觚則非觚矣太平御覽引此注云孔子曰削觚而志有所念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

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尚不時成况於大事乎若據

是說觚木簡也今須從馬融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

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也古者仕其國則見其

小君子路意以孔子既不仕衛矣而又見南子是

求仕不說者不說孔子之仕非不說孔子之見也

矢直告之非誓也否謂否屈也言孔子直告之曰

吾道之不行其否屈乃天命所棄豈南子所能興而吾道賴之行哉見之禮不得已耳如此則聖人之心方白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子思中庸亦有此語仁齋解曰無過不及而平常可行之道乃為天下至極之德但世教衰民心醜莫能行之今已久矣愚謂至無不至之謂言中庸之德存於人倫達於天下而無所不至也蓋中庸之言肇出于此而子思行之以作中庸蓋亦贊斯

道而已宋儒謬為堯舜以來傳授心法其高遠隱微之說遂失孔子痛民鮮能之本意也蓋中庸之解仁齋獨為得之故特取此也若據徂徠解中庸為樂德周禮樂六德孝友祗庸中和也庸用之民乃可常用者故有平常之義就六德取二者曰中庸周衰禮樂之教廢故孔子歎之是可謂牽強矣若言禮樂之廢六德皆爾何但二者哉徂徠務排先儒且欲為奇說以勝之所以眩惑人也

子曰述而第七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束脩謂脯贄脩脯也十脰為束檀弓束脩之間不出境是也言雖束脩微禮自行此已上吾必教誨也焦氏筆乘曰非謂脯贄蓋言自行束帶脩飾之禮已上漢延篤曰吾自束脩以來為人臣不陷於不忠梁高曰束脩屬節此可證也愚謂為脯贄者不失古義若為束帶脩飾蓋秦漢已後之說也宜從古爾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言正言也鄭玄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不可有所諱也執禮何晏曰禮不誦故曰執朱氏解雅為常執為守蓋由不知古義也此章門人記孔子誦詩書必用正言於執禮時亦皆然也言孔子所雅言是詩書也禮雖不誦而其言皆以雅言也徂徠引文王世子為執禮者未是也或說執字當是執字之誤隸書執執相類執樂也即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然諸書皆言禮樂而不言藝禮則是雖有義亦是異說不可從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

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速矣故孔子

有此語言其不能違天害已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

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二三子謂諸弟子也乎爾語助辨聖人之道高遠

門弟子不能測知以為有隱匿故夫子告之如是

是丘也者無他之辯乃使信之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何晏曰疾世無明君也徂徠舉此說為古來相傳

之說此未知古自何人相傳來其說豈可盡信哉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

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此章舊屬前章子曰為衍文今分為二章蓋門人

以類語記于此耳故章首有子曰字何云衍文也

子釣而不綱戈不射宿

子字下恐當有曰字蓋孔子之言也非孔子之事

也。不網不射。宿誠令勿為也。蓋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取魚鳥。釣戈非不足也。若其網與射。宿是不忍之事。非君子宜為也。蓋是聖人之仁。非但自愛物為人。誨仁亦至矣。

泰伯第八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此章謂治天下也。興起也。言人情世態。皆興於詩也。天下不可一日無禮。故曰立於禮也。樂以化民。故曰成於樂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小民也。由之。謂由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即安民之道。然民之下愚。唯可使由此而安。不可使學而知之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穀。祿也。凡學三年。而無不成。然學成而祿不至。此祿之不易得也。學也。祿在其中。而三年而不得。於是須知命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始奏樂之始也亂樂之卒章也洋洋美盛貌也言從師摯之始奏終關雎之卒章其聲美盛若有餘音故曰盈耳也然徂徠解亂樂之初起也後世之樂有亂聲在樂之始衆管亂奏故謂之亂關雎之亂亦猶是也今謂若是樂之始何言盈耳乎史記曰樂盈而反此謂曲終還更始也故樂不至終不可言盈耳也陳新安曰據國語則當以關雎之末章為亂此語蓋有所考也

子罕第九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鄭玄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徂徠曰疑達巷是姓黨人是名今按史記作達巷黨人童子曰則其非人名明矣又按董仲舒對策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注達巷黨人項橐也又甘羅傳項橐生七歲作孔子師據此達巷黨人恐項橐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者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此章蓋大宰以古聖人王於天下者而疑孔子之聖而多能鄙事也。大宰問下。夫子聖者與。問辭也。何其多能也。重詰之言。夫子可謂聖者乎。果然。則何故多能鄙事乎。此以多能疑其不為聖人也。子貢曰。下言夫子固天縱之將為聖人。兼又多能也。而何以多能為聖乎。然子貢未知其所以多能故。

答止此而已。子聞之下。孔子自言也。大宰知我乎。善其能。知我發此問難也。言知我者。其大宰乎。而吾所以多能鄙事者。為少時之賤也。此豈君子之所貴哉。故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大宰以聖人難之。孔子以君子言之。所謂聖則我不能之意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琴牢字子開。一字子張。鄭玄曰。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能技藝也。此章舊附前章。今從何本。別為一章也。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此時子路猶在，以是知孔子不以此時卒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德好有德之人也。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而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此章疑當在下文，子謂顏淵之下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此章亦疑為顏氏發歎。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佞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緼袍，衣之賤者。狐貉，裘之貴者。不佞，不求者。邶風

雄雉之篇。收害也。滅善也。言不收害不貧求何用。為不善疾貧惡收害之詩也。子路下疑脫曰字。是道也。謂不收不求。此常人之道。何足以為善耶。尚復有美於是者也。孟子路聞詩。將終身誦之。故孔子又告此以策進耳。

鄉黨第十

君在。嗛嗛如也。與與如也。

馬融曰。君在。君出視朝也。嗛嗛恭敬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愚謂唯嗛嗛則失於驚惶。唯與與則失

於自適。嗛嗛而又與與。則所謂恭而安也。故二者當相用也。

君名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

此謂初趨命時也。非謂出接賓時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賓不顧矣。是聘禮之文也。古者賓禮畢而出。即不回顧。主人送拜之。亦不回顧。示易退之義。故皆曰。賓不顧。此禮辭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公門是魯公之門也。闕門限也。禮大夫士出入公

門由闕右。不履闕是不唯立不中門。凡出入皆然。

沒階趨進翼如也。

沒階下盡階也。翼謂疾趨而退。張拱端正如鳥張

翼也。進恐當作退。

復其位。蹶踖如也。

復其位。孔安國曰。來時所過位也。據此復當訓踐。

踐君之空位。故蹶踖不寧。朱氏以為足之位。據此

復當訓反。孔子自反其位也。朱氏為優。

當暑衿絺綌必表而出。

按曲禮曰。衿絺綌不入公門。注單衣也。為其形褻

又與此同。

緇衣羔裘。素衣麤裘。黃衣狐裘。

緇衣視朝之服用常服。故尚黑。素衣聘享之服。聘

享欲潔。故尚素。黃衣視蜡之服。大蜡息民用土色

故尚黃。皆由禮也。

去喪無所不佩。

按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左徵角右宮羽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則否亦與此同

吉月必朝服而朝

韓愈曰吉禮所行月日因而謂之吉月吉日非正朔而已夫吉禮所行之月謂之吉月者下曰朝服而朝朝可以日而言不可以月而言故知吉月是月朔也孔安國曰吉月月朔也邢疏曰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此視朔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可謂善

解已

食饘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

孔安國曰饘餲臭味變也魚敗曰餒也釋器曰食饘謂之餲據此則饘餲無別本文而字似衍也朱注饘飯傷熱滋也餲味變也據此則饘餲有異愚謂餲上疑有脫字矣肉敗者徂徠曰肉謂牲肉非謂魚之肉也然則上而字不順亦不可從矣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王制曰五穀不時果實

未熟不粥於市是不利人故不食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如下章席不正不坐並言聖
人造次不離於正也或說割謂宰割殺不以道為
不正也是先王之法何待言哉食肉用醬各有所
宜不得則不食內則曰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
實蓼濡鼈醢醬實蓼魚膾芥醬麋腥醢醬
惟酒無量不及亂

惟酒無量上文曰肉不勝食氣則肉皆為量酒則

不為量故曰惟承上而言也不及亂但徠引詩賓
之初筵為得之彼詩云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
籩豆又云既醉而出並受其福既醉而不出是謂
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此以失威儀為亂也朱
注引程子云云此以獨飲言不可從也

沽酒市脯不食
王制曰衣服飲食不粥於市此先王之制也故酒
脯皆非家造君子不食之古皆爾夫自井田廢人
皆貴財物取諸市風之所移至使民無恒產此乃

後世之弊也。

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出三日不食之矣。記者推孔子之意也。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愚謂是瓜誤為必也。非必字

也。後儒或疑瓜祭作必字矣。觀必齊如也。二必相

犯其誤可見也。古人用瓜以祭。玉藻曰。瓜祭上環。

詩云。疆場有瓜。是前是蒞。獻之皇祖。又何疑瓜祭

哉。

席不正不坐。

謝良佐曰。聖人之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

小不處。徂徠曰。是恐齋時之禮。常時席不必正也。

且以下文君賜食必正席為証。是可謂不解事矣。

上文居必遷坐。此齋時之禮也。豈重言之乎。且下

文曰。正席者。謂君賜食起而端坐也。非常時席不

正。故正之也。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按郊特牲曰。鄉人禘。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

孔注依此爾愚謂鄉人儻孔子朝服之序作階此所以尊古禮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古者無饋藥之禮以其毒也康子饋藥非禮而孔子卻之則不恭故受而不嘗焉又不存其非禮謙以已之未達孔子與人交之禮如此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按玉藻曰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侯與此正同雖先飯而少嘗之

耳必俟君之祭畢而殮然後歿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玉藻曰寢恒東首注曰順生氣而臥拖亦加也蓋病臥不能著衣束帶故但加朝服於身拖紳於其上耳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所謂在官不俟履在外不俟車是也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也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孔安國曰。凶服者送死之衣物也。邢昺曰。式者車
 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
 為敬名。式負版者。古注為持邦國圖籍者。戶籍曰
 版。雖出周禮小宰職於此。則不允合也。但徠曰。式
 負版者。此注誤入正文。負版喪服之負版也。本文
 曰。凶服者何以負版者。注之乎。意者負版蓋負販
 之訛也。曲禮曰。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
 有尊也。負者事於力。販者事於利。謂卑賤者也。此
 言孔子見凶服者。雖負販者必式之也。如禮君子

式黃髮亦在庶人。可以証也。然上汎言凶服者其
 貴賤不可知。故門人以此記孔子重人之喪。雖賤
 者必然。此是記者之語也。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盛饌謂盛饗具也。此主人之厚禮。故變色而作。孔
 安國曰。敬主人之親饋。此雖出曲禮。恐非今義也。
 迅雷風烈必變。不妄言。同此一時。時孔子於車
 上。蘧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
 服。冢而坐。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車中不內顧。與曲禮顧不過轂同。不疾言。不親指。

與車上不廣欬。不妄指。同此一節。記孔子外車其

容與禮合也。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

之三嗅而作。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朱注得之矣。陸本無一時哉。

晁說之曰。石經嗅作憂。謂雉鳴也。劉勉之曰。嗅當

作臭。古闌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朱氏曰。孔子三嗅

其氣而起。非也。雌雉時哉。如詩邶風雉鳴求其牡。

又云雌雉鳴雁。凡雌雄和鳴。春者生德之盛時。物

皆順生育之氣也。故孔子歎曰。時哉。子路共之。非

拱執之義。然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子路雖

無必於共執。尚非忘機之客。向之則必失其和氣。

所以三臭而起也。

論語精義卷之上終

卷之八

子曰：「君子居則思，而動則省。知微知章，無所不周。其於人也，如影隨形，如響隨聲。君子居則思，而動則省。知微知章，無所不周。其於人也，如影隨形，如響隨聲。」

子曰：「君子居則思，而動則省。知微知章，無所不周。其於人也，如影隨形，如響隨聲。」

子曰：「君子居則思，而動則省。知微知章，無所不周。其於人也，如影隨形，如響隨聲。」

子曰：「君子居則思，而動則省。知微知章，無所不周。其於人也，如影隨形，如響隨聲。」

子曰：「君子居則思，而動則省。知微知章，無所不周。其於人也，如影隨形，如響隨聲。」

子曰：「君子居則思，而動則省。知微知章，無所不周。其於人也，如影隨形，如響隨聲。」

